

于樞機的曠野

黎建球
輔仁大學

一、前言：聖經中曠野的意義

聖經提到「曠野」的章節非常多：以色列人民四十年曠野生活（申三二 10-12），在宗教上對以色列子民具有重大的紀念意義。洗者若翰數年曠野苦修後公開宣傳悔改訊息（路一 80；二 4）、耶穌在曠野四十晝夜禁食、受魔鬼試探（瑪四 1-11）及耶穌多次在曠野祈禱（谷一 35、45），並在曠野兩次顯增餅奇蹟，顯示自己是賜予真瑪納的默西亞（若六 26-40）。默示錄的作者神視中見默西亞的母親-教會，在生子後逃避至曠野（默十二 6），使人想起厄里亞曾經避難於曠野之中。〈《聖經辭典》NO. 2560〉

曠野最早的描述來自創世紀：上主對亞巴郎說：「離開你的故鄉、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給你的地方去。」（創 12/1）「亞巴郎遂照上主的吩咐起了身，羅特也同他一起走了。亞巴郎離開哈蘭時，已七十五歲。他帶了妻子撒辣依、他兄弟的兒子羅特和他在哈蘭積蓄的財物，獲得的僕婢，一同往客納罕地去，終於到了客納罕地。亞巴郎經過那地，直到了舍根地摩勒橡樹區；當時客納罕人尚住在那地方。上主顯現給亞巴郎說：「我要將這地方賜給你的後裔。」亞巴郎就在那裏給顯現於他的上主，築了一座祭壇。從那裏又遷移到貝特耳東面山區，在那裏搭了帳幕，西有貝特耳，東有哈依；他在那裏又為上主築了一座祭壇，呼求上主的名。以後亞巴郎漸漸移往乃革布區。其時那地方起了饑荒，亞巴郎遂下到埃及，寄居在那裏，因為那地方饑荒十分嚴重。」（創 1/4-12）在這裡述說亞巴郎離開烏耳—當時最繁榮、最舒適的都市生活，去到曠野過着簡樸的遊牧生活。這曠野的生活使他排除引誘，專心與天主同行，靈性生命漸趨豐盛。

而達味在他靈性最好的時候正是他在曠野牧羊，逃難，專心尋求天主的旨意。在那裏他能清心寡慾地親近天主，充分享受與天主的同在。

二、最初記載耶穌的曠野

耶穌充滿聖神，由約但河回來，就被聖神引到荒野裏去了，四十天的工夫受魔鬼試探；他在那日期內什麼也沒有吃，過了那日期就餓了。魔鬼對他說：「你若是天主子，命這塊石頭變成餅罷！」耶穌回答說：「經上記載：『人生活不只靠餅。』」魔鬼引他到高處，頃刻間把普世萬國指給他看，並對他說：「這一切權勢及其榮華，我都要給你，因為全交給我；我願意把它給誰，就給誰。所以，你若是朝拜我，這一切都是你的。」耶穌回答說：「經上

記載：『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獨奉侍他。』」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把他放在聖殿頂上，向他說：「你若是天主子，從這裏跳下去罷！因為經上記載：『他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保護你，他們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耶穌回答說：「經上說：『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用盡了各種試探後，就離開了他，再等時機。（路 4/1-13）

天主允許耶穌在曠野中受試探是有目的的，這一點從“聖神將他引到曠野”可以清楚看出。

一個目的是向我們確定我們有大祭司能夠體恤我們的軟弱和不足（希伯來書 4:15），因為他正像我們一樣受了試探。我們主的人性使他體恤我們自己的軟弱，因為他也有軟弱的地方。“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希伯來書 2:18）。被譯作“受試探”的希臘語這裡的意思是“使經歷考驗”。所以，當我們經歷考驗受到生活環境的試煉時，我們可以確定經歷過同樣試煉的耶穌理解和體恤我們。

耶穌受試探有三種所有人都常見到的模式。

第一個試探是肉體的情慾（瑪 4:3-4），包括所有形式的身體慾望。我們的主很餓，魔鬼引誘他把石頭變成食物，但是他用申命記 8:3 回答了。

第二個誘惑是今生的驕傲（瑪 4:5-7），這裡魔鬼想用經文篇章來對他不利用（詠 91:11-12），但是天主再次用經文反駁了他（申 6:16），說濫用他的權力是不對的。

第三個試探是關於眼目的情慾（瑪 4:8-10），如果能夠有達到默西亞地位的捷徑，避開他最初來這裡的激情和釘十字架，這就是那道路了。魔鬼已經控制了世界的國（厄 2:2），但是他準備把一切給基督來換取他的忠心。僅僅這個想法就幾乎足以導致主的神性動搖了，但他嚴厲地回答：“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瑪 4:10；申 6:13）

聖經中曠野包含多種含意，

1. 實際意義：指一片廣大的牧業平原，意味著淒涼、無人煙地區，另外也有空曠乾旱之地的意義。

2. 象徵意義。象徵天主的懲罰：天不降雨，地無出產（依六 11-12；耶十七 6；哀五 18）。先知慣用此意義，人居住之地滿佈鴟鵂、鴛鴦、豺狼及野狗，但在默西亞時代曠野將變成美麗的田園（依三二 15-17；四一 18-19）。

3. 神修意義：靈性修鍊的處所，歷來隱修士們都進入曠野，像今日大家都在使用的「退省」（retreat）也是具有進入曠野的意味。

于樞機在 14 歲（1915）那年接受洗禮，聖名保祿。他的號「野聲」則來源於《聖經》中聖若翰洗者的曠「野」的呼「聲」。

三、于樞機的曠野

對於樞機而言曠野不只是一總修煉的場所，更是一總接受考驗的模式，于樞機在他的一生中最接受考驗的就是他作為一個天主教的教士而又為他所熱愛的國家，人民以及他的學生所做的奉獻而所遭受到的一些誤會，這些都構成了他所謂的曠野，而于樞機的曠野呼聲則有三個：為國、為教、為人。¹

（一）為國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時，于樞機 18 歲，正在黑龍江省第一師範學校就讀，他被同學們推為學生團團長，多次在街頭發表演說而風靡省城（齊齊哈爾）。當時的黑龍江督軍鮑貴卿準備逮捕他，于樞機被迫輟學，返回若瑟屯避風，當了一段時間綢緞舖的夥計。

1936 年，第一次全國公教進行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當時日本侵華戰爭的威脅已經迫在眉睫，于樞機發起「獻機」運動（捐獻飛機），許多人因此而改變了天主教徒不愛國的成見。

1937 年，抗戰爆發，于樞機隨政府西遷重慶，主持難民救濟工作，又發起百輛救護車運動。抗日戰爭爆發，于樞機更是積極投入救國行動，因而成為日本人通緝對象，期間並曾先後八次前往歐美各國演說，以「只要捐獻一塊美元，就可救濟一名中國難民一個月的生活」等內容打動國際社會人心，很快協助政府獲得第一批美援。（國家文化記憶庫計劃-遷台黃金十年），蔣百里將軍欽佩其為外交奇才，向蔣中正推薦。從此于樞機與蔣家父子的關係一直非常密切。

1938 年被國民政府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由于于樞機經常忙於各種政治活動，也被媒體稱為「政治主教」。他曾表示若不能愛自己的國家算什麼牧者？「牧者」為帶領教眾之人。因被誤解熱衷政治，原本應為中國第一位樞機，延遲至 1969 年才受教宗榮升樞機榮銜。當時教宗保祿六世對他說這份榮耀早就應頒予了，于樞機因愛國受到的委屈，卻絲毫不以為意並表示一切光榮歸於國家及國人。

教廷與中國因法國的阻攔一直沒有外交關係，在于樞機、陸徵祥及羅光主教穿梭安排下，終於于 1942 年 7 月，教廷正式與中華民國建立外交關係，正式派駐宗座使節於中國，

¹ 本文參考陳方中著于斌樞機傳，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2001-03-21 初版。

而中華民國於 1943 年於羅馬設駐教廷公使館，首任駐教廷公使為謝壽康。1946 年中國教會聖統制建立後，教廷於首都南京設立駐華使館。

1943 年，于樞機赴美國，在華盛頓創辦中美文化協會，促進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特別重要的是，于斌在華盛頓積極活動，最終促成美國政府修改移民法。

1944 年以前，華僑在美國不能享有永久居留權，不能購置不動產，男子到美不能帶妻子，因為怕有中國孩子生在美國而成為美國公民。于樞機發動不少美國友好人士作證，批評這種歧視性做法不僅傷害了中國人（等於供給日本五百架轟炸機），也深深損害了美國的聲譽，必須立即修改。于樞機爭取到了一些國會議員及眾議院議長的支持，1943 年修改了移民法，每年准許 105 名中國人移民到美國，並取得永久居留權。自此以後，美移民法即逐漸有利於中國人。加拿大華人開始攜眷也是于樞機力爭來的。1945 年 9 月，抗戰結束，于樞機也得以返回自己的代牧區——南京。

由於于樞機的反共立場，他和胡適等四人被共產黨列為文化戰犯。于樞機愛國，他身為天主教主教反對的是無神論。國共內戰結束前，于樞機遵照梵蒂岡的命令，離開南京前往美國，在紐約成立中美聯誼會，這段期間幫助數千留學生至歐美留學拿到天主教大學獎學金，為國儲材。

于樞機在他年輕的時候基於對國家的熱誠，他起身而為維護國家的利益而所引起的行為，雖然造成了他後來在學習上的一些困擾，但並沒有妨害他未來的發展，但是年輕這時候的經驗，使他不論在任何的工作及位置上他都能夠以這種不忘初心的方法忠於他自己的職責和他對天主的承諾，雖然，有些人對他的誤會造成了一些困擾，但是，他在他自己人生的發展上並沒有任何的阻礙，因此，在這裡所謂的曠野，就是讓他在他對自己國家的忠誠及愛護上有一種義無反顧的精神和和毅力，使得她在他後來的工作上都能夠堅持不懈。

（二）為教

1912 年（民國元年），于樞機 11 歲，他的祖父母遷居到海倫縣若瑟屯（今海北鎮），這件事對於樞機一生的影響極大。因為若瑟屯正是黑龍江省最重要的一個天主教村莊，正如河北省的東閭村、山西省的六合村和察哈爾省的西灣子一樣，這一類天主教村莊絕大部分家庭都是天主教徒，宗教氣氛濃郁，是各教區內年輕神父和修女的主要來源地，也是天主教會抱以厚望的發展基地。

于樞機的祖母在遷居若瑟屯後不久，就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不久陸神父發現于樞機是個可造之才，於是先後保送他進入海倫縣的高等小學和黑龍江省第一師範學校就讀，希望他將來能擔任村裏的教師。于樞機在 14 歲那年接受洗禮，聖名保祿。他的號「野聲」則來

源於《聖經》中聖若翰洗者的曠「野」的呼「聲」。

1920年，于樞機19歲，就在這一年他立下志願，準備終身修道。不過因為他是家中長房唯一的男孩，祖父希望他在世上成就大事業，因此陸神父勸他謹慎從事；最後由於得到祖母由氏的大力支持，于樞機得以順利進入位於吉林省城（吉林市）的吉林神羅修道院，學習時間一共是四年，先在小修道院學習基礎課程-拉丁文，中間到上海震旦大學預科學習法文一年即畢業，傳為美談，然後再回到吉林的大修道院學習神學。

1924年于樞機以23歲之齡被保送到羅馬宗座傳信大學研讀哲學、神學。

1925年獲第一個博士學位-羅馬聖多瑪斯學院哲學博士。

1928年12月22日，于樞機在羅馬被祝聖為神父。

1929年，他又獲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宗座傳信大學神學博士，並在亞保利納大學研究教律。

1931年到1933年，于樞機在梵蒂岡圖書館擔任管理員，負責整理中文部的書目、檔案，並有機會研讀館藏的大批中國古籍。

1933年，他擔任羅馬傳信大學中文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史。同年又獲得他的第三個博士學位-意大利國立伯魯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1933年，于樞機離開已經居留10年的羅馬，聖座本想派其出使聖座的外交工作，但他誠摯表達想回自己國家傳教。他由羅馬回國，回國後任中華全國公教進行會總監督。

1936年7月17日，教宗庇護十二世任命于樞機被當時首都所在的南京宗座代牧區宗座代牧，9月20日祝聖。當時國民政府特令津浦鐵路增添一輛「花車」以歡迎他蒞臨南京。

1946年4月11日，聖座宣佈在中國建立天主教正常體制-聖統制，于樞機升為南京總教區總主教，成為當時僅有的3個華人總主教（田耕莘、于斌、周濟世）之一，當時，于樞機還致力於在天津、北平、南京、上海、西安、重慶6個城市設立《益世報》網，並籌組天主教益世廣播電台。次年又在南京創辦鳴遠新聞專科學校（紀念雷鳴遠神父）。

1946年5月8日，于樞機籌組的益世廣播電台在南京總主教區正式開播。1947年1月1日，于樞機就任天主教南京教區總主教職。後因解放軍南進北京、上海，為了防止電台被劫利用，于樞機授命益世廣播電台前台長楊慕時神父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灣。

1967年，第一位華人樞機田耕莘在台灣去世。1969年4月28日，教宗保祿六世任命

于斌總主教為第二位華人樞機，5月19日在梵蒂岡舉行加冠典禮，于樞機在新祝聖的樞機中名列首位，代表所有新樞機致答詞。

1971年1月27日（春節），于斌樞機在臺北市師大附中禮堂，首次提倡舉行祭天敬祖大典。清朝時期天主教能否在教堂祭祖曾引起爭議，是「教難」時期。但自于樞機重新提倡的這春節教堂內祭天敬祖的傳統沿續至今至全球有華人的天主教會中，確為一大突破及成就，符合中華傳統，增加天主教與中華文化的融合，有利於傳福音。每年3月，天主教輔仁大學仍有舉辦，並成為該校特色。

于樞機在近代的中國教會史上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在36歲的時候就當選了南京教區的主教，一直在中國教會扮演了一個扭轉乾坤的角色和地位，他也在聯繫教會和國家的關係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也因為這樣的緣故，使得許多教會的相關人士對他有許多的不諒解，甚至誤會，在1969年，教宗保祿六世任命他為樞機時，也曾說過這個榮銜他早就應該獲得，就是因為他在和政府的合作關係上造成了許多人的誤會；同樣的，在1949年，他前往美國及南美洲訪問及募款時，被教廷禁止回到中國，一直到1959年被教宗若望23世任命為輔仁大學校長之後這個禁令才得以解除，他在這一段時間雖然仍然在海外到處奔波，為國宣講，為教廣揚，但他心中的痛苦及悲傷是難以描述的，一位教區的主教不能返回他自己的教區和他的教友門同赴國難，共同奮鬥，在他的心裡上所承受的壓力和悲傷都是難以形容的。

（三）為人

于樞機獻身教會後，精極求學努力修道，在研究教會思想及現代問題之餘，一直以為做為一個中國人且是中國籍的神職人員，其核心目的就在將教會思想與中國傳統結合為一，共同發展為對現代人類有所助益的力量，因此，他的教育理念就是以中國傳統儒家及西方傳統哲學為核心。

在論及中國傳統思想時，他以為中國哲學最精華之處就在於大學一書中第一章所謂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他說：「中國傳統的讀書人不只獨善其身，而且要兼善天下，不但要成己，還要成人，己達還要達人，所以作學問是為人的，是為天下的，不是自私自利獨善其身的，而是希望將來學成後服務社會、國家的。」他以為中國儒家所謂的生命，最重要的意義就在瞭解生命中的有限與無限，可能與不可能，能將其可能的做無限的發揮就是明明德，就是止於至善，不然就是自私自利的獨善其身了。因此，由之而來的明明德、親民都是由明德、至善而下的普遍規範與作為。

在論及西方傳統思想時，他以為西方哲學最精華之處就在於西方的基督宗教精神及哲學，他說：

「耶穌誕生以後，在思想界有一大革命，整個人生哲學人生觀和宇宙觀均起變化，……因祂的降凡和祂的三年講道，成立了一個非常偉大的精神生活集團—教會。今天聖道又滿布全世界，可說是思潮大革新階段，其在人生方面即對『生與死愛與恨』賦予新的意義，也因而使世界的思潮改觀。『生、死、愛、恨』四字可說是包括了整個天主教的人生觀和宇宙觀。」

他以為天主教的哲學在教導人如何敬天愛人，如何脫離死亡得到永生，如何用愛來消除仇恨。因此天主教的生命哲學不是教如何死亡的哲學，而是教導如何獲得永生的、天人合一的哲學。

他以為哲學的目的是用來解決的人的問題，不是來製造人的問題。因此所謂的生命哲學乃是用人的生命來解決人的問題，就如同耶穌基督為救贖人類釘在十字架上犧牲自己一樣，使人獲得更充實且永恆的生命。

1959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委託于樞機在台北進行輔仁大學的在台復校工作，他於世界各地奔波籌款建立了輔大，而教宗任命他為首任校長。次年，在臺北縣新莊鎮（今新北市新莊區）興建校舍，宣佈輔仁大學正式復校。于樞機將輔大校訓由原本「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改為「聖、美、善、真」，原句則移至其親撰之校歌內。而輔大校歌歌詞內有一句是「三知求是，明德日新」，所謂三知是指「知人，知物，知天」。

1959年4月21日于樞機接受國防部邀請演講，首先提出三知論這個名詞。但實際上在1957年他在紐約時就已提出了這個觀念，但那時都是為年輕人講的比較沒有受到注目，而1959年的演講因是公開且是在國內，所以受到極大的注意，他自己也以這個時期為起點。他自己雖以為三知論是一個他自己杜撰的名詞，卻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名詞。他說：「我所講的三知論也沒有發明的意義，就是古人所說的知人、知物、知天，這還是古人已經注意的一個問題。不過當中因為時代的演變，尤其是歐風美雨，西學的輸入，中西文化的交流，種種錯綜的關係，慢慢的將古人這個號召沖淡了，甚至於否認了，故今天提出這個問題，雖不是一個新的問題，但至少是要求大家有個新的注意。」天主教大學精神始自耶穌基督的「耶穌周遊各城各村，在他們的會堂內施教，宣講天國的福音」（瑪 9:35），之後天主教秉持此一教導，教育成為天主教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天主教重要的大學精神教導文獻包括1965年的天主教教育宣言、1990年的天主教大學憲章。于樞機的三知論和天主教教育宣言及天主教大學憲章，彼此是若合符節，特別是在他推動輔仁大學的復校及發展而言，他完全是以天主教精神來辦學。

而真善美聖的詮釋：「真」就是追求真理，明辨是非；「善」則是實踐道德；「美」即是真善的光輝；「聖」便是最高的真善美，真善美的追求也是所謂「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

1993年輔仁大學使命小組訂定的宗旨與目標：「天主教輔仁大學為追求真、善、美、聖，全人教育之師生共同體，致力於中華文化與基督信仰之交融，以基督博愛精神，獻身於學術研究與弘揚真理，促進社會永續均衡發展，增進人類社會福祉，以達到知人、知物、知天之合一理想。目標一、人性尊嚴，肯定人性尊嚴，尊重天賦人權。二、人生意義，探討生命意義，建立完整價值體系。三、教學研究，尊重學術自由與學術倫理，推動知識整合。四、團結關懷，提昇群己關係，發展關懷文化。五、文化交流，增進文化交流，培育人文精神。六、宗教精神，鼓勵師生了解基督信仰，促進理性、信仰與宗教之交談及合作。七、服務人群，發揮仁愛精神，秉持正義，邁向世界大同。

輔仁大學自1961年在台復校，是輔仁辦學理念和天主教信仰在台灣再次揚帆啟航的起點。輔仁的信念來自於中國傳統文化與基督宗教文化兩個思想的核心，那就是「仁」與「愛」，而輔仁「真、善、美、聖」的校訓，事實上就是環繞這兩個概念延伸和發展的教育理想。在台灣五十年來，當這個理想落實在輔仁這個教育實體上時，造就了一所深具特色的大學，在台灣當今的大學院校中，她也因為擁有悠久歷史及傳統深刻的烙印，仍然是許多人心目中理想的學校。這樣一所擁有傳統聲譽的大學，是如何在台灣這50年的時間中積累出來的？本文欲從于斌樞機主教（任期1961-1978）、羅光總主教（任期1978-1992）、李振英蒙席（任期1992-1996），這三位具有神職身份的校長，藉著他們各以己長所開展的教育理想，以及由相關的思想背景中一探端倪。²

黎建球校長（任期2004-2012）則對校訓的橫書以為本校校訓意涵可從兩方面詮釋：真善美聖或聖美善真。真善美聖係指人生追求之道：藉著對知識真理的追求，修德行善的用心，欣賞宇宙萬物之美，以體會人生至聖之境。聖美善真則是指人生分享之道：一所天主教大學相信世間存有唯一至聖全能的天主，藉其德能的分享，使人在世間能依其旨意度一真善美的生活。此兩者間乃彰顯天人相合之道，人因天主享有生命及永恆，天主藉著人而使世界美善可愛。³

于樞機在輔仁大學的17年校長任上，為輔仁大學奠定了厚實的發展基礎，也成為全球有名的天主教大學，但，他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曾經歷了許多的困難及誤會，從1970年的被教廷教育部要求辭職及1978年再次被教育部要求辭職，都是他在輔仁大學所碰到的困難，但是他在敬天愛人的工作上卻獲得非常大的成功，特別是他留給世人的三知論及輔仁大學的豐富的遺產真善美聖的校訓，都是大家所津津樂道的，特別是他所提倡的每一年的今天祭祖的活動仍然是大學校園及在台灣的天主教以及海外的天主教所共同奉行的。這種

² 吳瑞珠、輔仁大學校訓：真善美聖—啟迪真理與生命的道路，輔仁歷史學報；30期（2013/03/01），P215-249。

³ 輔仁大學使命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校訓之闡釋。

一心一意興教救國和教人為善的情懷，也可以說是在曠野中受到考驗以後的甜蜜的滋味。

四、結論

我們今天紀念于樞機，最主要的目的不祇在發揚于樞機的精神更要效法他在困難的堅定及毅力。

于樞機的一生約可分成下列五個時期：

1901-1924 從出生長大東北求學入修院的青少年時期，

1924-1933 在羅馬求學升神父的青年時期，

1933-1948 回國服務的壯年時期，

1949-1959 在美國工作的中年時期，

1959-1978 在臺灣工作到逝世的黃金時期。

在這五個時期中，每一個時期都充滿了生命的衝突、期待、轉折與超昇，其實我們有太多的理由可以相信，他在每一個階段中都有可能被擊倒，而他不但不能被現實環境所屈折，反而能克服環境、獨樹一幟、建立他的理想，究竟是什麼原因？雖然有人說是「時勢造英雄」，但用在樞機身上似不恰當，不要說別的，單說輔仁大學復校這一事來說，當時的環境並不存在這一可能，完全是因為輔仁校友、台灣神職界及于樞機的分工合作、努力奔走所共同達成的。如果是時勢造英雄的話，豈不是大家把轎子做好，等他來坐嗎？但是，是誰在美國勸募、鼓吹感動了庫興總主教而答應捐助 100 萬美金？又是那些人或團體不斷在教廷奔走、在國內教育部獲得關鍵性支持的呢？像這些例子不勝枚舉。于樞機從不居功，但少了他也很難把事情做好，這也就是說明他的「善與人同」的精神與「牧者」的胸懷，但是這也不表示他總是順利或沒有挫折，因此，在他的生命哲學中總是充滿了異於常人的信心與希望。

這可以從他的基督信仰和生命智慧來窺知，他從 1914 年 14 歲受洗接受天主教信仰到 1978 年 78 歲逝世為止，64 年的塵世生活中，他心中祇有二件事：一是國家，一是教會。而這二件事還可以是一件事，就是信教的目的是希望全中國都接受基督的信仰，而愛國的目的則是希望教會能在中國生根。在他的心中無時不以這些為他心中所牽掛的事，除此之外他別無依戀。也因此，在他的學習歲月及後來的神職生活中，能專心一致的從事他的工作，並在其中獲得極大的智慧，許多親聆他演講的人都知道，他從不帶演講稿，而他的博聞強記，口吐珠機，常是獲得滿堂彩，令人印像極為深刻。他的讀書深刻也令人驚訝，在他的忙碌生活中常是遍覽群書，他的博聞強記使他使用字彙時可以隨手拈來，也因此常有令人印像深刻之語，除了「三知論」之用語外，「四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民德）也頗為傳神，「真、善、美、聖」更是獨到的見解。除此之外，對外語的傳述都是直接翻譯，

常令人有想像之樂，如「非老索非」(Philosophy)，「梅笪非幾格」(Metaphysics)等都是。除此之外，他更力破傳統，於 1971 年發起於農曆春節時舉行敬天祭祖大典，由這裡也可以看出樞機個性及其生命的內在意義了，他一生以「興教救國」、「敬天愛人」為職志，至死不渝，更可以看出他對生命的目的的堅持，如果我們說偉大人物的降世是天主對人類愛的延伸的話，則于樞機是做了很好的見證。